

論語集解

自六一至十止  
合冊

口 12

525





平安東厓先生考訂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再版

# 論語集解

武江書林

千鍾堂藏版

## 論語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  
 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  
 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  
 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  
 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瑯  
 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  
 皆以教授之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其



論語集解

序

一

千鍾堂藏版



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  
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  
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  
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  
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  
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  
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  
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

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  
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  
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註近故司空  
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  
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  
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  
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  
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



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  
 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  
 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頴尚書駙  
 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語卷一

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



何晏集解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時

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 包氏曰同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怒也凡人有其所不

知君子不愠

○有子曰

孔安國曰孔子弟子有若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

犯上者鮮矣

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天成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



大成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包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

能其有仁 ○曾子曰 馬融曰弟子曾參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言凡所傳之事

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 馬融曰道謂為政教司馬法六尺為

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

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

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

疑故兩存焉 敬事而信 包氏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 節用而愛人

包氏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 使民以時 包氏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養

農務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 ○子夏曰賢賢

易色 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

君能致其身 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

則不固 孔安國曰固蔽也一日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主忠信

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 ○曾子曰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人君能行

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



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

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邪子貢曰

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與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與人求異明人君自與之○子曰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

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

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

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有子曰信

近於義言可復也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恭

近於禮遠恥辱也包氏曰恭不以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子曰君

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慎

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

者正謂問事是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

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鄭玄曰樂

謂心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

斯之謂與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子曰賜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

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

○子曰不患人之不

已知患不知人也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包氏曰德

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拱之也

○子曰詩三百

孔安國曰一言篇之大數

以蔽之

包氏曰蔽猶當也

曰思無邪

包氏曰歸於正

○子曰道之以

政

孔安國曰政謂法教

齊之以刑

馬融曰齊整之

民免而無恥

國曰苟免

道之以德

包氏曰德謂道德

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有所成立四十而

不惑

孔安國曰不疑惑

五十而知天命

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

六十而

耳順

鄭玄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馬融曰矩

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孟懿子問孝

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

子曰

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鄭玄曰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

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疑武諡也言孝子不妄

為非唯疾病然也

○子游問孝

孔安國曰子游弟子姓名偃

子曰今



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一日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

弗愛豕畜也愛而弗敬獸畜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

為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馬融曰先生謂父兄饌飲

也食也曾是以為孝乎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曰服勞先食也汝謂此為孝乎未足為孝也承順

父母顏色乃為孝耳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曰

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

愚不愚○子曰視其所以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觀其所由由經也言觀其

所經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

安有所廋其情也○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也尋釋故

者又知新者以可為師矣○子曰君子不器包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

施○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安國曰疾小

人多言口而○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小

人比而不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包氏曰學而不思罔然無所得

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子曰

由誨汝知之乎孔安國曰由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子張學干祿。鄭玄曰：子張弟子，姓

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

闕之其餘，不疑猶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

慎言，之則少過。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

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包氏曰：哀

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包氏曰：錯，置也。舉，用

之人，則民服其上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

敬，忠以勸，如之何？孔安國曰：魯卿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包氏曰：莊，嚴也。君臨民孝慈則忠。包氏曰：君能上

以嚴，則民敬其上也。民則民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包氏曰：舉，用善人而

忠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包氏曰：或，人以為子曰：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

為為政？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

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為政同。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安國曰：言人而

無信其餘，終無可大

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包氏曰：大車，牛車

輓者，輓端橫木以○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安

者，輓端上曲鉤衡者。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

禮變。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亦可知也

馬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

○子曰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以求福

見義

不為無勇也

孔安國曰義所為為而不能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一 畢

論語卷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何晏集解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馬融

日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三家者以雍徹

馬融曰三

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

子曰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三家之堂

包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

穆天子之容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氏曰言



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林放問禮之本。

鄭玄曰：林放，魯人也。

子曰：大哉！

問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

包氏曰：易，和也。言禮之

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器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亾也。

包氏曰：諸夏，中國人，無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

曰：汝弗能救與？

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

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乎？

包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

○子

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爭。

揖讓而升，

下而飲。

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其爭也君子。

馬融曰：多算飲少算。

君子之所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

兮何謂也？

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章，其下一句逸也。

子曰：繪事後素。

鄭玄曰：繪，畫文也。凡圖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

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曰：禮後乎？

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以素喻

禮，故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包氏曰：予，我也。

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

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

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

之矣。

鄭玄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子曰：禘



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

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

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

孔安國曰答以

不知者為魯君諱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

其掌

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祭

如在

孔安國曰言事如如事生

祭神如神在

孔安國曰謂祭百神

子曰吾不

與祭如不祭

包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故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孔安國曰

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者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安國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

獲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

周

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

○子入太廟

包氏曰太廟周公廟

孔子仕魯魯祭也

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

入太廟每事問

孔安國曰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為知禮者不當

復問 子曰聞之曰是禮也

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子曰

射不主皮

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

合雅頌五曰與武與舞同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為

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馬融曰為力為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玄曰牲生日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

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包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羊以禮遂廢○子曰事君盡禮人以

為諂也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定公問君使臣

事君如之何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諡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孔安國曰樂不至哀不至傷言其和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

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孔安國曰凡建國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子

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包氏曰

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包氏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二者欲使慎其

後○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包

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太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乎包氏曰三歸娶二姓女婦人謂嫁為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入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

職非為儉曰然則管仲知禮乎包氏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

謂為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

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鄭玄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內外

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



是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子語魯大師樂曰樂

其可知已也始作翕如也音始奏翕如也從之純如

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音純如和諧也皦如也言其音節明也繹如也

以成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翕如而成於三儀封人請見鄭玄曰儀蓋衛

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

見之包氏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器乎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無道已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安國曰木鐸施教時所振也言

天將命孔子制法度以號令於天下○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安國曰

韶舜樂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安國曰武武王樂

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器不

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擇不處仁焉

得知鄭玄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子曰不仁者不可以

久處約孔安國曰久困則為非也不可以長處樂孔安國曰必驕佚仁者

安仁包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知者利仁王肅曰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能審入之好惡

論語集注 卷之十一 子罕篇第十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也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去也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雖是人

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安國曰惡乎成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

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

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

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為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

見力不足者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蓋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

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云為能有爾其我

未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安國曰

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怨而勿責之觀其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將至死不忘聞世之有道○子曰士志於

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

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

慕唯義○子曰君子懷德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安國曰



重遷君子懷刑孔安國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氏曰惠恩惠○子曰放

於利而行孔安國曰放依也多怨孔安國曰取怨之道○子曰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為國如

禮何包氏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

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子曰參

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子出門

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

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安國曰喻猶曉也○子曰見賢

思齊焉包氏曰思與賢者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事父

母幾諫包氏曰幾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

而不怨包氏曰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鄭玄曰方猶常也○子曰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玄曰孝子在器哀戚思慕無改其父之道非

心所忍為○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

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

躬之不逮也包氏曰古人之言不發出為恥身行之將不及○子曰以約

失之者鮮矣孔安國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則無憂患○子曰君子

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包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子曰德不



孤必有鄰

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

○子游曰事君數斯

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謂速數之數

論語卷二

論語卷三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九章注疏本為二十八章今從之

何晏集解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

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縲繫也所以拘於罪人

○子

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子謂子賤

孔安國曰子賤

魯人弟子

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包氏曰若

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

子曰汝器也

孔安國曰言汝是器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包氏



日瑚璉黍稷之器夏日瑚殷日璉周日簠簋宗廟之器之貴者 ○或曰雍也仁而不

佞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

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 ○子使

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開弟子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

未能信者鄭文曰喜子說鄭文曰喜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從我者其由與馬融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 子路聞之喜

孔安國曰喜與己俱行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鄭文曰

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日子路聞孔子欲

浮海僂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古材哉同耳 ○孟武伯

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 又問子曰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孔安國曰賦兵賦 不知其仁

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

之宰也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 不知

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

客言也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為行人 不知其仁也 ○子謂

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

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

吾與汝弗如也包氏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之心 ○



宰子晝寢

包氏曰宰子弟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包氏曰朽腐也

雕刻

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王肅曰朽鏽也二者於喻雖施功猶不成也

子與何誅

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

子曰始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於子與改是

孔安國曰改是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

子曰

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

包氏曰申枨魯人

子曰枨也慾焉

得剛

孔安國曰慾多情慾

子曰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

亦欲無加諸人

馬融曰加陵也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孔安國曰

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子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聞也已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淡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子曰

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曰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

孔安國曰敏者

識之疾也下問

孔安國曰敏者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

使民也義

周生烈曰

齊大夫晏姓

子曰臧文仲居蔡

包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



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山節藻稅包氏曰節者節也刻

鏤為山稅者梁上楹何如其知也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以為知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於菟三仕為

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安國曰

但聞其忠事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

之孔安國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四十四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至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季文子

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諡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也

子曰甯武子馬融曰衛大夫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安國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

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安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安國曰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孔安國曰微生姓名



高魯人也 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孔安國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

委曲非為直人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孔安國曰足恭優僻貌

左丘

明恥之丘亦恥之

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大夫

匿怨而友其人

孔安國曰

心內相怨心而外詐親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顏淵季路侍子

曰盍各日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其敝

之而無憾

孔安國曰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

孔安國曰自無稱己之善

無施勞

孔安國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孔安國曰懷歸也

○子曰已矣

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包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

能自責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

雍也第六 凡三十三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

仲弓問子

桑伯子

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

子曰可也簡

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仲弓曰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包氏曰伯子之簡大簡

子曰雍之言

然○哀公問曰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公未聞



好學者也

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

有不善未嘗復行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

之釜

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六斗四升曰釜

請益曰與之庾

包氏曰十六升

冉子與之粟五秉

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為八十斛

子曰赤之

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鄭玄曰非冉有與太多也

○原思為之宰

包氏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為魯司寇以原

憲為家邑宰

與之粟九百辭

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辭辭讓不受

子曰毋

安

國曰祿法所得當受無以讓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鄭玄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

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

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性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

山川寧有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

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

包氏曰果

謂果敢決斷

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

賜也達

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

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

政也與子曰求也藝

孔安國曰藝謂多才

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孔安國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子騫賢

故欲用之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

孔安國曰不欲為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為我作



辭說令下復我者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為我則吾必在汝

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汝○伯牛有疾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子

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曰亾之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

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氏曰再言之○子曰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汝画孔安國曰画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極也

画

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君子為儒將

為儒則於其名○子游為武城宰包氏曰武城魯下邑子曰汝得人焉

耳乎哉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

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

子曰孟之反不伐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

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馬融曰殿在軍

後者前日啓後日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

後為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距

敵馬不能前進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

乎免於今之世矣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



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使而反如  
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之世害也 ○子曰誰能出

不出戶者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也 ○

子曰質勝文則野 包氏曰野如野 文勝質則史 包氏

者文多而質少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相半之貌 ○子曰

人之生也直 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 罔之生也

幸而免 包氏曰詛罔正直之道 ○子曰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包氏曰學問知之者不

不如樂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也 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 ○樊遲

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王肅曰務所以 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知矣 包氏曰敬鬼神而不瀆 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

可謂仁矣 孔安國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為仁 ○子曰知者樂水 包

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 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 仁者樂山 仁者樂如山之安

物生焉 知者動 包氏曰自 仁者靜 孔安國曰

日知者自役 仁者壽 包氏曰性 靜故壽考 ○子曰齊一變至於

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氏曰言齊魯有大公周公之餘 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

雖衰若有明君與之齊可使 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 ○子曰觚不觚 馬融曰

也一升曰爵 觚哉觚哉 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 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 ○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孔安國曰

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而從出之乎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包氏曰逝往也言君

子可使往視之耳

不可欺也不可罔也

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

罔者不可得誣罔今自投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

可以弗畔矣夫

鄭玄曰弗畔不違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

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孔安國曰舊以

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

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

矣乎民鮮久矣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

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孔安國曰君能

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孔安國曰更爲子貢說仁

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論語卷三



論語卷四

述而第七

舊三十九章  
今三十八章

何晏集解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氏曰老彭殷賢人

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

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子曰德之不

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安

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馬融

日申申夭夭和舒之貌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

周公

○子曰志於



道

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

據於德

據杖也德有成形成故可據 依於仁 依倚也仁

者功施於人故可倚

遊於藝

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遊也

○子曰自行束脩

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子

曰不慎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示之不以三隅反則

吾不復也

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已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 ○子食於有罍者之側

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敘之

○子於是日哭則不

未嘗飽也

罍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

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 子

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孔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己有勇

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

子曰暴虎馮河歿而無悔者

吾不與也

孔安國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鄭玄

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

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

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子之所慎齊戰疾

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之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周生烈曰

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也

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王肅

日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孔安國曰



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衛，后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助輒，否乎？

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孔安國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怨乎？

出曰：夫子不為也。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子曰：飯

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安國曰：蔬，食菜食也。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天過也。

○子所雅言。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意，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子采，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子

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鄭玄曰：言此者勉人學。

○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安國曰：力，謂若暴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子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子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桓魋未司馬黎

聖性合德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子乎

吾無隱乎爾包氏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

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包氏曰我所為

解者是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者有形質○子曰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疾世無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明君也

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孔安國曰

為有○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安國曰釣者一竿

常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也○子曰益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無是也包氏曰時人多有穿鑿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孔安國曰如此○互鄉

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鄭玄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

子來見孔子門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人怪孔子見之人絜己以進與其

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絜而

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何一甚○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包氏曰仁道

行是○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安國曰司敗官名孔

陳大夫昭公魯昭公



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

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

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

昏而君娶之當稱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子與

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樂其善故使重○子

曰文莫吾猶人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孔安國曰躬為○子曰若

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安國曰孔子謙抑為之不厭誨

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

學也包氏曰正如所言弟子○子疾病子路請禱包

猶不能學況仁聖乎子曰有諸周生烈曰言有此禱子路對曰

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安國曰子路失子曰

丘之禱久矣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子曰奢則

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安國曰俱失之奢

則不及禮○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鄭玄曰

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貌○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偷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

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

隱故無得而稱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子曰恭而無

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

蕙畏懼之貌言慎而不

勇而

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馬融曰絞絞刺也

君子篤於親則

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包氏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

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啓予足啓予手

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

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澗淵如履薄冰

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己

常戒慎恐有所毀傷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周生烈曰乃今出後我自知免

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融

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

包氏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

君子所貴乎道者

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

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

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包氏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包氏曰校報也言見侵犯



不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馬融曰友謂顏淵○曾子曰可

以託六尺之孤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孔

國曰攝君大節安國家定社稷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

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遠包氏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歿而後已不亦遠乎孔安國曰以不為己任重莫重焉歿而後

已遠莫包氏曰興起也言立於禮包氏

遠焉包氏曰興於詩修身當先學詩○子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子曰好

勇疾貧亂也包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亂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孔安國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子曰如有周公之才

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且○子

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孔安國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

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包氏曰言行當常然

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又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

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子曰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職○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洋洋乎盈耳哉

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管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

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管

○子曰狂而不直

孔安國曰狂者進取空直

侗而不愿

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

信

吾不知之矣

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美舜禹己不與求天

下而得之巍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

為大唯堯則之

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

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

包氏曰蕩蕩廣遠民無識其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

也功成化隆煥乎其有文章

煥明也其立文

○舜有

臣五人而天下治

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十

人馬融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

謂文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

一婦人九人而已

孔安國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三分天

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包氏曰殷

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子曰禹

吾無閒然

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己不能復閒廁其間

菲飲食而致



孝乎鬼神馬融曰菲薄也致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包氏曰方里

溝溝廣淡四尺十里為成禹吾無閒然矣成間有洫洫廣淡八尺

論語卷四

論語卷五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何晏集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

及也故○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希言也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名一而巳子聞之謂

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鄭玄曰

之承之以謙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

從眾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拜下禮

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主肅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



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自專必

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

○子與於匡包氏曰匡人誤

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往後剋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其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為兵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此其身

天之將器斯文也後來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來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器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害已

○太宰問天之未器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使我知未欲器也

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安國曰太宰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孔安國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

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包氏曰我少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

子曰吾有知乎哉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

無知也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

之終始兩端以語之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謂盡所知不為有愛

論語集解 卷五 十一 金堂藏版



已矣夫

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疑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

包氏曰冕者冕冠也大夫之服也

瞽者目也

見之雖少者必作過之必趨

包氏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

有器尊在位恤不成人

○顏淵喟然歎曰

喟歎聲

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

言不可窮盡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言惚恍不可為形象

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

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所序

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

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子疾

病甚曰病

子路使門人為臣

鄭玄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

行其臣之禮

病閒曰久哉矣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

吾誰欺欺天乎

孔安國曰病小差日間言子路之有是心非唯今日也

且子與

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馬融曰無寧寧

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

且子縱不得大葬

孔安

國曰君臣禮葬

子死於道路乎

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一二子在我寧當憂

棄於道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

而沽諸

馬融曰韞藏也匱匱也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賣之邪

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包氏曰沽之哉不待賈之辭我居而待賈者

○子欲



居九夷

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

馬融曰君子所居則化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

之故曰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馬融曰困亂也

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包氏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

○子

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以發此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包氏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

道德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譬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

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

其見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

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包氏曰孔子謂顏淵謂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子曰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孔安國曰言萬物有

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也後生謂年少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孔安國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

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乃為貴

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



日異恭也謂恭異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

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

者過則勿憚改慎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子曰三軍可

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安國曰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

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

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緼泉著不伎不求何用不

臧馬融曰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貧惡伎害之詩子路終身誦

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融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大寒之歲衆木皆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外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

知君子之正不苟容○子曰知者不惑包氏曰不惑亂仁者不憂孔安

無憂患孔安國曰無畏懼○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

適道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雖能之

能以有所成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

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

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

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論語集解

卷五

十鐘堂藏



鄉黨第十 凡一章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其在

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鄭玄曰便便辨也雖辨而謹敬朝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侃侃和樂之貌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孔安國曰誾誾中正之貌君在跂蹻如也與與如也馬融曰君在

誾中正之貌君召使擯鄭玄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色勃

如也孔安國曰必變色足躩如也包氏曰盤辟貌揖所與立左右其

手衣前後襜如也鄭玄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

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孔安國曰復命自君賓已去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安國曰斂身立

不中門行不履闕孔安國曰闕門限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

也包氏曰過君之空位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

屏氣似不息者孔安國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攝衣也出降一等逞

顏色怡怡如也孔安國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

也孔安國曰沒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蹶蹻如也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執圭

鞠躬如也如不勝包氏曰為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上

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躩躩如有循鄭玄曰上如揖授王下如敬

下如授不敢心禮戰色敬也享禮有容色鄭玄曰享足躩躩如有循舉前曳踵行



既聘而享享用  
圭璧有庭實

私覲愉愉如也

鄭玄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

色和君子不以紺緇飾孔安國曰一入日緇飾者不以

為飾衣似衣為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紅紫不以為褻

服王肅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紵絺綌必表

而出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緇衣羔裘素衣麤裘

黃衣狐裘孔安國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溫短長短右袂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安國曰今之被也狐貉之厚

以居鄭玄曰在家以接賓客去器無所不佩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器則備佩所宜

佩也非唯裳必殺之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惟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

弔孔安國曰器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安國曰

朝服皮弁服吉月月朔也齋必有明衣布也孔安國曰以布為沐浴衣齋必變

食孔安國曰改常饌居必遷坐孔安國曰易常處食不厭精膾不厭

細食饘而餲孔安國曰饘餲臭味變魚餒而肉敗不食孔安國曰魚敗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孔安國曰失飪不

時不食鄭玄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孔安國曰撤去也齋禁薑物薑辛不臭故不去不

多食孔安國曰不過飽祭於公不啗肉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



賜不雷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鄭玄曰：自其家祭肉

過三日不食，是數鬼神之餘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

齋如也。孔安國曰：齋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

杖者出，斯出矣。孔安國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

後，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孔安國曰：儻，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立於

廟之阼，問人於他邦，再拜送之。孔安國曰：拜送使者敬也。康子饋藥，

拜而受之。包氏曰：饋，孔子藥。曰：丘未達，不敢嘗。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

嘗禮也。嘗禮也。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玄曰：重人賤畜，退朝自魯君

之朝也。之朝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孔安國曰：敬君之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

腥，必熟而薦之。孔安國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

君祭先飯。鄭玄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疾君視之，東嘗加朝

服。拖紳。包氏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嘗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君命

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入大廟，每事問。鄭

曰：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孔安國曰：重朋友之

恩，無所歸，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孔安國曰：不拜，有通

財之義。財之義。寢不尸。包氏曰：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孔安國曰：為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安國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

者，雖褻，必以貌。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凶服者式之，式



負版者孔安國曰凶服送死之衣物有盛饌必變色

而作孔安國曰作起也迅雷風烈必變鄭玄曰敬天之怒風疾雷

為升車必正立執綬周生烈曰必正立車中不內顧

色氏曰車中不內顧言前視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

矣馬融曰見顏色翔而後集周生烈曰迴翔日山梁

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

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其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

論語卷五

論語卷六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三章

何晏集解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安國曰

先進後進謂社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子曰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玄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

進之門而失其所○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

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也

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安國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



起增益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 ○南容三

復白圭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心慎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亾未聞好學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

槨孔安國曰顏路顏淵父也家貧 子曰才不才亦各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安國曰鯉孔子之

大夫言從大夫之後 ○顏淵死子曰噫包氏曰噫天

哭子天哭子天哭子者若哭子也顏淵死子哭之慟

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孔安國曰不

過哀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子曰不可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門人厚葬之子

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 ○季路

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陳羣曰鬼神及死事難 ○閔子騫侍側



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玄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然孔安國曰不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夏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肅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子曰由之鼓瑟

奚為於丘之門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

賤子路故復解之○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

也不及孔安國曰言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愈猶勝也○季氏富於周公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之

聚斂而附益之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罕為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玄曰小子門人也○柴也

愚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師也僻馬

子曰張才過人由也嗻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嗻子曰回也其

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

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

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

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淡遠不

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

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安國曰

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道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

子曰論篤是

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

嚴以遠小人言此二者皆可以為善人

○子路問聞斯行諸

包氏曰賑窮救乏之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孔安國曰當自父兄不可

得自專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

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

子曰求也

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

其人之失而正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

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子

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子弟自

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為大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

然則從之者與

孔安國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

子曰弑父與君亦

不從也

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曰賊夫人之子

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

子路曰有



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

是而習之亦學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

窮○子路曾皙

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名點也

冉有公西華侍坐子

日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

居則曰不吾知也

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

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何以為治乎

子路率爾而對曰率爾先干

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包氏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

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馬融曰哂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

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

求也為之比及

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

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

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鄭玄曰我非自

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日會殷見日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點爾何如鼓瑟希

君之禮者

孔安國曰思所

鏗爾

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孔安國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

具鏗爾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孔安國曰各言己志於義

無傷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論語集解 卷之六 四十一 金堂齋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

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生烈曰善點獨知時三子者出曾皙後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

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

哂之包氏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會同非諸侯如之何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為大相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

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安國曰行善在己不在人顏淵曰請問

其目包氏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鄭玄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王肅曰敬事此語必行之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仲



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

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訥難也牛宋人也弟子司馬犁曰其言也訥斯可

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

仁亦不得不難○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

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

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

可憂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惡○惡外人無日我獨為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

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

親○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明也已矣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

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

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不信不立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棘子

城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鄭玄曰舊說云棘子城衛大夫子貢



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之鞞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

邪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鄭玄曰盍者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通法曰二吾

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安國曰二謂什一而稅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安國曰孰誰也 ○子張問

崇德辨惑包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包氏曰徙義見

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

其死是惑也包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

祗以異鄭玄曰此詩小雅也祗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而食

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出

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子路

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包氏曰言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肅曰化在前 ○子張問政



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

必以忠信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

鄭玄曰弗畔不違道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

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季康子

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孔安國曰欲多情欲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

孔子

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艸艸尚之風必偃

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艸以

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

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玄曰言士之所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

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

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馬融曰此言佞人佞人假

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馬融曰佞人黨多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包氏曰舞雩之處有壇曰

曰



論語卷六 第六

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孔安國曰慝惡也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

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包氏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

化為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

言乎孔安國曰富猶盛也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安國曰言舜湯有

天下選擇於眾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子貢問友子曰忠告

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包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道之不

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孔安國曰友以文德合

以友輔仁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論語卷六

論語集解

卷六

八

論語卷六



九

論語卷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何晏集解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

以使民民忘其勞

請益曰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

則可○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

司而後責其事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

賢才無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包氏曰問往將

何所先行

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融曰正百事之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



之迂也奚其正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

孔安國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包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一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

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肅曰

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

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

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夫

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

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專猶子曰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子曰

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於周公其國之子曰謂衛公子蒯善居室王肅曰蒯

政亦如兄弟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



矣○子適衛冉子僕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孔安

國曰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

成○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肅

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

之○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

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

何晏也對曰有政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子曰其事也馬融曰事

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事

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王肅曰以其大要

幾近也有近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知知為君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安國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知如此則

可近也曰一言而可罷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

予違也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



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

器邦乎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器國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子夏為莒父宰

問政鄭玄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小

利妨大事則○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國曰

直躬者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

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包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子貢問曰何

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孔安國曰有恥有所不為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

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之硜硜者小人

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管

人何足算也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子曰不得

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氏曰中行行能得其二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

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包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



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

不可以作巫暨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鄭玄曰言巫暨不能治無常之人善夫

包氏曰善南人之言也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安國曰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

則差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

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

善明惡○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

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安國曰度才而任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

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王

小人拘己心而實自驕矜○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肅

日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

之士矣子曰切切惓惓怡怡○子曰善

切惓惓兄弟怡怡馬融曰切切惓惓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子曰善

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包氏曰即戎就○子曰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

邦無道穀

恥也

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

為仁矣

馬融曰克好勝入伐自伐其功怨忘心小怨欲貪欲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

包氏曰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

子曰士而懷居

不足以為士矣

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

言危行

包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

邦無道危行言遜

遜順也厲行不遜順也

隨俗順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有言

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

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

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

孔安國曰羿有

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寡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

得其死然

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

子不答

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

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

人 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

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

誨子曰為命裨諶艸創之

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之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



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

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謀

既造謀世叔復流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

故鮮有敗事○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

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

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羊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

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王肅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人難使不怨也○子曰孟公綽為趙

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

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子路問成

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馬融

曰孟子下莊子之勇周生烈曰下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

必然見利思義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安國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子

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證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



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

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馬融曰美其得道嫌

其不能悉然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

君吾不信也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

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訖非敢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一動敢不避邑乃

立臧為訖致防而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玄齊此所謂要君也

者許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日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足正而不

譎子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

公孫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人是為桓公

乃殺子糾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

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子曰管仲非仁

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受其賜者謂不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豈若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



召忽心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成之未足漢  
嘉不不死未足多非死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  
管仲之功亦不言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  
召忽心不當死也

同升諸公孔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子聞之  
之使與已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

曰可以為文矣孔安國曰行如○子曰衛靈公之無  
是可諡為文

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器孔子曰仲叔圍治賓

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器孔安國曰

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人乎○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  
為之也難馬融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陳成子

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

討之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恆公曰告夫三子  
也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

謂二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三子者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之  
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子路問事君子  
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子曰  
可欺當能犯顏色謙爭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為上○子曰古之學者為己  
未為下

今之學者為人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蘧伯玉使人  
行之為人能言之

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孔安國曰伯玉曰夫子  
蘧大夫蘧瑗

論語集解

卷七

蘧伯玉使人

曰夫子



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陳羣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子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安國曰不

越其職○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曰君子

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

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孔安國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

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子曰不患人之

不己知患己不能也王肅曰徒患己之無能○子曰不逆詐不

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

人怨○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

佞乎包氏曰微生姓畝名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包氏曰疾

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玄曰德者調

良之謂○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者恩惠之德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

為其莫知子也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怨已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

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已○公伯寮

愬子路於季孫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馬融



日魯大夫子服何

曰夫子固有惑志

孔安國曰季孫信讒志子路

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玄曰吾勢力能辨子路之無罪於

季孫使之謀伯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

辟世

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

其次辟地

馬融曰去亂國適河邦

其次辟色

孔安國曰色斯舉矣

其次辟言

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氏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子路宿於

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

晨門者闖人也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包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

子擊

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蕢艸器也有心謂契契然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

已矣

此硜硜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

溪則厲淺則揭

包氏曰以衣涉水為厲揭

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為果末無也無以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

子張曰書云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

猶默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

馬融

日己百官以聽於冢宰三年

孔安國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器畢然後王自聽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子路問



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孔安國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脩

己以安人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

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病猶難也○原

壤夷俟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遜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孔安國曰叩擊

也脛腳脛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人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童子隅坐無位成人

乃有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包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論語卷七

論語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九章今四十二章

何晏集解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

事則嘗聞之矣孔安國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

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末立則不可教以末事○明日遂行在陳

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

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

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

益為非○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



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

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子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鄭玄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氏曰衡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

在前在輿則若奇衡扼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

子曰直哉史魚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鱗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子曰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

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

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

論語集解 卷八 千鐘堂藏板



以為四時之乘殷之輅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始取其易知服

周之冕包氏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尅績塞耳不在視聽樂則韶舞韶舞樂也

故取之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佞人

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王肅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子曰人而無遠慮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子

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自責已厚責人薄所以遠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如之

怨也

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五亦無如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言終無成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玄曰義以為質謂操行遜以出之謂言口語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包氏曰君子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己知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包氏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孔安國曰黨助也君

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包氏曰有言者不必

論語集解

卷八

子雖衆不相私



有德故不可以不以人廢言王肅曰不可不以無德而廢善言○子貢問

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子曰吾之於人也誰

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包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馬融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

阿私所以直道而行○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氏曰古之良史於

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亾矣夫包氏曰有

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

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王肅曰或衆阿

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也王肅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子曰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

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

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鄭玄曰餒餓也言雖念耕而不

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勸人學○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失之包氏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

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包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

論語集解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王肅

日動必以禮然後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之道淡遠不可以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

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馬融曰水火

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

而死者也

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

○子曰當仁不讓於

師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孔安

國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

其食

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

○子曰有教無類

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

種類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曰辭達而已矣

孔安

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

○師冕見

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名冕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

斯某在斯

孔安國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

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馬融曰相導也

### 季氏第十六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

孔安國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有

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安國曰冉未



為季氏宰相其室而為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

蒙主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

為附庸在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孔安國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

何用滅之孔安國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安國曰

歸怨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在以就其位不能當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

與馬融曰柙檻也櫝櫃也失虎毀玉非典守者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

於費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舍曰欲之而必

更為之辭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

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安國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

治之不均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包氏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

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

論語集解 卷八 千鐘堂藏版



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

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於顯更而在蕭牆之內也

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

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

○孔子曰天下

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

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自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成於乾侯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

三世而出奔齊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安國曰制之由君

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

孔安國曰無所非議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

世矣

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

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孔安國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

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佞辟

馬融曰佞辟巧避人所思以求容媚者

友善柔

馬融曰面柔也

友便佞損矣

鄭玄曰佞辨也謂佞而辨

○孔子曰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動得禮樂之節

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

樂佚遊

王肅曰佚遊出



入不樂宴樂損矣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二者自損之道○孔子曰侍

於君子有三愆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

日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

色而言謂之瞽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嚮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孔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孔安國曰得貪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

畏大人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畏聖人之言淡遠不可易知測聖

人之言也恢疏故狎大人直而不肆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故狎侮聖人之言不可不知○孔子曰生而知之者

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安國

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

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

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

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

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



河曲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王肅曰此所謂以德為稱者○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

有對曰未也嘗獨立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

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

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

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問一

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邦君之妻

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

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孔安

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所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卷八

論語集解

卷八

八

鐘



論語卷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四章

何晏集解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

見孔子

歸孔子豚

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

孔子時其亾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安國曰塗道路也於道路與相逢

謂孔子曰來予

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馬融曰言

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

乎曰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可為有知

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

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安



國曰以順辭免害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孔安國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夫子莞爾而笑

莞爾小笑貌 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天道 子游對曰

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孔安

國曰從行者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天道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安國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

而召孔子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安

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子張問仁

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安國曰不見侮慢 寬則得衆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 惠則足以使人 ○腓

肸召子欲往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

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不入其國 腓

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

日堅乎磨而不磷不日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

論語集解 卷九



深息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  
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  
吾豈匏

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

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者下六事謂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孔安國曰子路起對

故使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

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適主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

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安國曰狂妄抵觸

也人○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孔安

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玄曰觀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

可以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曰邇近也多

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

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融曰周

南召南國風之始樂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子曰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玄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

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

非但謂鐘鼓而已○子曰色厲而內荏孔安國曰荏柔也為外自矜厲而內柔佞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

諭語集解 卷九 千鐘堂精刻



言言... 卷九

穿壁生竊竊竊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之意

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日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

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 其未

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 ○子曰古者

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亾也包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 古之狂

也肆包氏曰肆極意敢言 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據 古之矜也廉

馬融曰有廉隅 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惡理多怒 古之愚也直今之

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王肅曰巧言無實令

色無質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

奪正奪正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包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 惡利

口之覆邦家也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 ○子

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言之為益

少故欲無言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

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命將命

者悟所以命孺悲思之 ○宰我問三年之器期已久矣君子三

論語集解 卷九 十一 禮記



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

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夏取

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子

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

子之居器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

今女安則為之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宰我出

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

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器天下之通器也孔安國曰言

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安國曰言

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予也有三年之愛乎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為其無所據

樂善生注欲○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

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貢曰君

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氏曰好稱

以為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安國曰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

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曰窒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

為知者孔安國曰徼抄也抄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

以為直者包氏曰訐謂攻○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

發人之陰私



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

微子第十八 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柳下惠

為士師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曰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二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以聖道難成故云老不能用○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朝孔子行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作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

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者猶可

追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可復治也再言已者傷之甚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

論語集注

卷九

三十一 金堂齋版



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氏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

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焉馬融曰言數周問於桀溺

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

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滔

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

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

法己之為士則耰而不輟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子

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達己意曰鳥獸不可與

同羣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吾非斯人徒與而誰與

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子路從而後遇丈

人以杖荷篠包氏曰丈人老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

體不分殖五穀誰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子路

拱而立未知所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

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

論語集解 卷九 十一 金堂藏版



至則行矣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鄭

曰雷言以語丈人之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

其廢之孔安國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包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

知之矣包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逸民者節行超

逸者包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

齊與鄭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

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

而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言也身中清廢

中權馬融曰清純絜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

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

楚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

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鼓方叔入於河包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

居其河內也播鼗武入於漢孔安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

襄入於海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周公謂魯公

曰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

人親易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故舊無



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周

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包氏

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

論語卷九

論語卷十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五章

何晏集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思義祭思敬

器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

能為有焉能為亾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子夏之門人問交

於子張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

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

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

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氏



日友交當如子夏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小道謂

致遠恐泥 包氏曰泥 是以君子不為也○子

夏曰日知其所

月無忘其所能可謂

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 者近思已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

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

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

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包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

子學以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

實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

言也厲 鄭玄曰厲嚴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

則以為厲已也 王肅曰厲猶病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已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 小德出入可

也 孔安國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

○子游日子夏之門人小

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

何 包氏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未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

本之則無

子夏聞之曰噫 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 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氏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人先教

以小事後將

譬諸艸木區以別矣 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艸



木異類區別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馬融曰君子之道言學當以次

人但能灑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孔安國曰終始掃而已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融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

○子游曰卷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滅性○子游曰吾友

張也為難能也包氏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然而未仁○曾子曰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包氏曰陽膚曾子弟也問於

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暴天下後世憎其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安國曰更改也○衛公孫朝馬融曰朝

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大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

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叔孫

武叔語大夫於朝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日子貢賢於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包氏曰七尺曰

仞包氏曰夫子謂武叔○叔孫武叔毀仲

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

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

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欲自絕棄於

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日子為恭

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

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

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

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

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



堯日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謂列天也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

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曰予小子履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之文

有罪不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后君也敢赦包氏曰順天奉法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有罪過不可隱蔽

朕躬有罪無以以其簡在天心故也萬方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有大賚善人

是富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

仁人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氏曰權秤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量斗斛

所重民食器祭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器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

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

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安國曰屏除

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

也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

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

日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

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

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

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馬融曰：不宿戒，

而責目前。慢令致期謂之賊。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

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安國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

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安

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融

日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明治廿八年五月十六日買得古

0.13



論語卷十

論語集解

卷十

八十一 論語集解



孝より父母の多岐  
昭くするはみづから  
善く果す  
父母の恥を遺さしむるを  
おぼしきくハるをたす  
さ



佩蘭二位清先生御閱

論語集解標記

全二冊

原版享保十七年壬子二月

再版寛政二年庚戌九月

日本橋通一丁目  
武江書肆  
千鍾房須原屋茂兵衛壽梓



